



方濟高級中學
高健和老師

由
王昶雄〈奔流〉
論創作自由。

01 創作歷程



王昶雄，肖像

王昶雄¹的日文中篇小說〈奔流〉發表於1943年7月《台灣文學》；此作曾入選當年的《台灣小說選》。戰後對〈奔流〉的評論甚多，多以「皇民文學」的角度探討之；然而，對於「皇民文學」的關懷，必流露台灣被日本殖民的歷史與悲哀。

戰前

張文環在「大東亞文學者大會²」陳言：「台灣沒有非皇民文學。假如有任何人寫出非皇民文學，一律槍殺。」其目的，是為了讓台灣作家不致被視為「非皇民³」。



張文環，肖像

戰後

葉石濤對皇民文學爭辯的結論：「沒有皇民文學，全是抗議文學⁴」將張文環、葉石濤對「皇民文學」的評論並列，不僅是戰前、戰後的時代對照，亦反映台灣人的焦慮與悲情。陳萬益認為：「然則尚稱『慶幸』的是〈奔流〉被定位於『台灣人反皇民化的心聲』的看法，基本上是被學界接受的⁵。」陳氏以「慶幸」嘲諷「狼來了」泛民族主義式的批判風氣；並對王昶雄致上最高敬意，感念王氏在創作上，跨越語言障礙的艱難、辛勤與貢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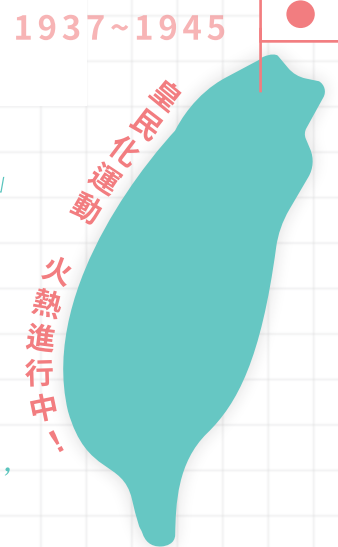
葉石濤，肖像

此外，張恆豪亦陳述：

以自然主義的風格、心裡寫實的基調，通篇瀟灑著冷靜寧肅的氣氛，真確地反映出在「皇民化運動」下，台灣人的心理衝突和精神煎熬，作者王昶雄透過台灣人受到「皇民化」迫害後，那種苦難憔悴、白髮逆立的形象，間接批判了「皇民化運動」的泯滅人性和罔顧人道，其沉痛的心聲，實已呼之欲出⁶。

〈奔流〉在皇民化運動進入高潮時期發表，記載當時在日本高壓統治下，台灣人面對國家與身分認同的掙扎與苦悶，可說是一篇觸及歷史、民族、政治的深刻文學作品。向陽以〈台灣心窗〉說明王昶雄如何打開台灣人的心窗：

王昶雄通過一個受過日本完整教育的鄉下醫師「我」也就是洪醫師，以及伊東春生、林柏年兩個台籍青年的來往，描繪了皇民化時期台灣知識分子在「日本人」認同或「台灣人」認同之間猶疑、徬徨，到底是要以統治者的日本人為傲、還是要以生為台灣人為榮的雙重苦惱，這當中凸顯了缺乏自主權的殖民地人民的國族認同課題，複雜、弔詭，而且形成一種深沉的悲哀，也就是前總統李登輝提出的「生為台灣人的悲哀」，正是台灣近現代史的深刻而巨大的課題⁷。



¹ 王昶雄(1915~2000年)，本名王榮生，是一位出生於台灣淡水的牙醫及作家。他的作品橫跨台灣日治時期、二戰戰爭時期、中華民國戒嚴時期與解嚴後的多元時期；以1943年發表的日文小說〈奔流〉最具代表性；以1957年發表的台語歌曲〈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〉之作詞者，揚名海內外；以1980年發表的中文散文〈人生是一幅七色的畫〉驚豔文壇。1988年，獲頒「台灣新文學特別推崇獎」；2000年，獲頒「台灣文學家牛津獎」。2001年，台北捷運紀念票卡「台北人物誌」，以「少年王昶雄的肖像」及〈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〉之歌詞為圖案，繼續敞開海內外學子的內心，去看見台灣與世界五彩的春光。其作品以台北縣政府文化局於2002年出版的《王昶雄全集》第一冊至第十一冊最完整。

² 「大東亞文學者大會」於1942年11月至1944年11月於日本東京召開第一、二回，於中國南京召開第三回，總計舉辦三回。台灣代表出席第一回者：張文環、龍瑛宗，出席第二回者：周金波、楊雲萍。此會是日本帝國為了實踐其「大東亞共榮圈」的文化政策之一；發言內容大多圍繞著大東亞共榮圈的文化、戰爭而來。

³ 野間信幸〈張文環的文學活動及其特色〉黃英哲、涂翠花編《台灣文學研究在日本》台北市：前衛出版社，1994年，頁24。

⁴ 葉石濤〈皇民文學〉《台灣文學的悲情》高雄市：派色文化，1990年，頁127。

⁵ 陳萬益〈心奧底鄉愁—王昶雄紀念〉《文學台灣》1990年4月號，頁104。

⁶ 張恆豪〈反殖民的浪花—王昶雄及其代表作〈奔流〉〉《王昶雄全集：評論卷》台北縣：台北縣政府文化局，2000年，頁18。

⁷ 向陽〈台灣心窗〉《中央日報》20版，台北市：中央日報社，2000年11月6日。

王昶雄的〈奔流〉奔放、流露出一輩台灣人被日本殖民的悲哀，而淚流成河；台灣人缺乏自主權，產生嚴重的國族認同錯亂，萬般的複雜、無限的弔詭、深沉的痛苦，正是台灣人的悲哀，也正是吳濁流所述「亞細亞孤兒」的淒涼；所幸台灣人透過文學家的筆耕，為台灣人以「文學的心田」得到「播種」的希望與憧憬。



吳濁流，肖像

02 內容解析

〈奔流〉敘述日治時期的台灣人「朱春生」其日本姓名為「伊東春生」，娶日本人為妻；留日返台，擔任中學教師；他過著完全日本化的生活，極力追求日本精神；他摒除台灣文化、拋棄台灣鄉土意識，即使踐踏親生父母也在所不惜。至於中學生「林柏年」，是伊東春生的表弟，他懂得反省思辯、熱愛鄉土，絕不捨棄父母；他反對表哥的思想、作為，並屢屢反抗。王昶雄藉由林柏年、伊東春生形成強烈對比，企圖維護台灣人的意識與尊嚴。

全文採取第一人稱，以身為醫生的「我」，去接觸外在的、客觀的「伊東春生」及「林柏年」的觀點，王昶雄採「冷冽的筆調」敘寫，卻泛起〈奔流〉一種「所執信念，隨時瓦解」的溫熱奔流；其文學創作的筆調，實屬微妙。

敘述者「我」是由日本回台灣，繼承衣鉢的醫生，起先與伊東春生情投意合，原亦具有皇民意識，憧憬日本內地的一切，後經由徬徨、掙扎，處在伊東春生與林柏年之間，先是做為調解人，後來從現實生活的情境中，洞穿伊東春生「成為真正日本人」的虛矯；「我」於是自我反省內在的扭曲，以及對台灣鄉土的愛不足，進而否定伊東春生的皇民思想與生活方式。

全文並未特別強調皇民化運動，可是「我」以及其他角色，很明顯的由「穿著、行為、語言」去區分本島人、內地人；其實最顯著的就是語言，內文裡所稱的國語，指的是日語；由此證明在當時，皇民化運動已深植台灣人的心田。大部分的台灣人以為「徹底的日本人」為夢想，如伊東春生為了成為真正日本人，將父母完全棄之不顧。

然而，也有人像林柏年抱持正義與民族意識，認為不該以身為台灣人為恥，而是應該以此為榮。王昶雄曾說：

依我看，當時台灣人當中，像伊東春生這樣的人比較多，當然，我在小說裡的描寫是比較誇張。一般人比較沒有像林柏年那樣的反抗精神，而且知識水準較低的人，即使心中有所不滿，想要反抗，但是所能表現的也有限⁸。

由此可見，即便有台灣人想反抗日本皇民化運動；但實際上，被同化的人佔大多數，所以「我」起先與伊東春生一樣；然而，「我」感受到林柏年頑固「以台灣人為榮」的正義感後；「我」受到強烈的衝擊，反思過去的作為，而感到極大的困窘與撼動。

「我」如此想著：想起在內地，被問「府上是哪兒」，不知是什麼心理作用，大抵回答四國或九州。為什麼我有顧忌，不敢說是「台灣」呢？我經常冒用「木村文六」的假名行事，自以為是個道地的內地人，得意聳肩高談闊論，胡亂賣弄江戶土腔，把對方唬得一愣一愣的。因此，跟台灣土腔很重的人談話時，我怕被認出是台灣人，而時常提心吊膽；十年間，不間斷的，我的神經都在緊張的狀態。



⁸ 訪問者：莊紫蓉，訪問時間：1997年4月6日，訪問地點：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照安齒科診所、王昶雄醫師宅。刊登於《淡水牛津文藝》第七期，2000年4月15日。

「我」的自白，體現出一個受皇民化影響的台灣人，為了在日本生活而感到無比紛擾、徬徨與掙扎，「我」甚至責罵自己是個卑劣的傢伙，無論是將自己視為日本人，或是台灣人，他都感到萬分無助、無奈；「我」在歷經內心的反覆交思後，以身為「台灣人」，在「心境上」恍然大悟，在「作為上」腳踏實地：

內地冬晴的驚人之美，燒印在心裏的我，這才恍然大悟，忘掉故鄉常夏的美好。因而使我感覺對鄉土的愛心不夠。我不是從伊東春生和林柏年的身上，學習世俗與純真，兩種東西了嗎？
今後，我非用這個腳跟穩重地踏著這塊土地不可⁹。



「我」從夢想成為徹底的日本人，轉回到與林柏年一樣，珍愛著台灣這塊土地，也以身為台灣人為榮。故事結局，「我」的一段話：

我忍無可忍，連呼著「去你的！去你的！」拔起腿從岡上從山下疾跑起來。像小孩子般地奔跑。跌了再爬起來跑，滑了再穩住地跑，撞上了風的稜角，就更用力地跑¹⁰。

短短一段話，卻展現長遠的浩然與堅決的心志。面對日本殖民，由心至身懷抱著不屈不撓的情志；即便反覆挫敗，也要堅持信念，珍愛台灣，而非轉而嚮往當個日本人。風的稜角，便是日本對台灣，無盡的壓迫與欺凌；正所謂越挫越勇，越是被壓迫，就越要展現堅決的愛台灣之心。〈奔流〉篇幅不長，卻呈現最浩蕩悠揚的情懷，令人讚歎不已！



⁹ 王昶雄〈奔流〉《王昶雄小說卷：小說卷》台北縣：台北縣文化局，2002年，頁184。

¹⁰ 同上註，頁185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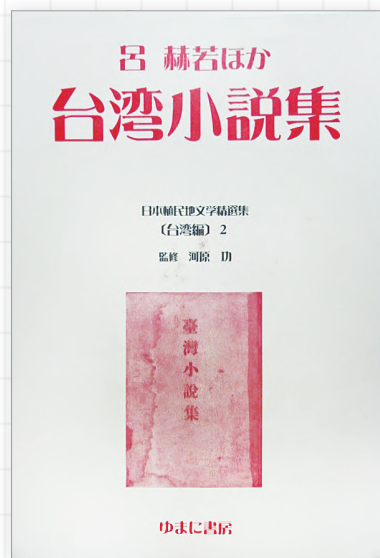
03 版本繁多

〈奔流〉敘述日治時期的台灣人「朱春生」其日本姓名為「伊東春生」，娶日本人為妻；留日返台，擔任中學教師；他過著完全日本化的生活，極力追求日本精神；他摒除台灣文化、拋棄台灣鄉土意識，即使踐踏親生父母也在所不惜。至於中學生「林柏年」，是伊東春生的表弟，他懂得反省思辯、熱愛鄉土，絕不捨棄父母；他反對表哥的思想、作為，並屢屢反抗。王昶雄藉由林柏年、伊東春生形成強烈對比，企圖維護台灣人的意識與尊嚴。

由於日本殖民時期的政治氣氛與發表前的憲警檢查制度，迫使王昶雄〈奔流〉對於「皇民政策」的諷刺，採取迂迴、隱晦的寫作方式，卻因此招來「皇民文學」之批評。

2002年，許俊雅主編的《王昶雄全集》小說卷，收錄〈奔流〉「中文翻譯版本」多達六種，相互比對之下，多少可以探知當年文學創作者的艱辛、苦衷、無奈與悲哀。

事實上，〈奔流〉在1943年以日文發表時，早已和創作原稿不同。1982年王昶雄於〈老兵過河記〉此文中，道出〈奔流〉原稿有些部分慘遭日本當局擅自增刪的真相。後來，〈奔流〉幾度中譯，版本內容因此有所不同；根據《台灣文學》第三卷第三號、大木書房《台灣小說集（一）》版本翻譯的就有鍾肇政、張良澤、賴錦雀等等，至於林鍾隆譯本，經王昶雄校訂，與前述三種版本已有多處差異。最後，王昶雄依據《台灣小說集（一）》版本自己修訂增刪。〈奔流〉的日文和中譯版本繁多，是台灣文學史上相當特別的案例。



〈奔流〉原稿中，王昶雄指責日本人「六成加俸」的特惠條例，以及他譏罵日本人為「四腳仔」的口頭禪，全部被日本當局刪去；此外，經過比對原刊本，由王昶雄日後自行刪除者，有以下三個部分：

第一部分

「我」於新年前往伊東家拜年，看見伊東春生的日本人妻子與岳母，聯想到真正的日本之美，體驗遠大理想打從心底動盪不安的事情。王昶雄修訂的版本「已刪除」的部分如下：「我無法安於自己是出生於南方的日本人這個事實。如果不能完全變成真正的日本人的話，就不甘心。我認為，自己並非主動地努力成為內地人，而是在無意識之中，內地人的血將移入自己的血管，不知不覺地靜靜地在我全身流動。」

第二部分

伊東春生的父親葬禮後，「我」發覺伊東春生對待親生母親之冷淡，以及看見熱血中學生林柏年的不滿與氣憤，「我」內心百味雜陳，對於在日本人面前忌憚承認自己是「台灣人」的心理，關於「台灣人」以同是日本臣民為傲，也多所自省、反思，諸如：「你真是個卑怯的傢伙。那不是明顯地證明你卑視台灣嗎？台灣人絕不是中國人，也不是愛斯基摩人哦。豈止如此，台灣人與生於內地的人毫無兩樣呀。引以為傲吧！要有同是日本臣民的驕傲！」被王昶雄全數刪除。

第三部分

林柏年進入日本武道專門學校進修，寫信給「我」，信上表示「不必因為出生於南方，而覺得卑屈」，不過後來此信內容：「為了維繫偉大的大和魂，我覺得非默默地用我們的鮮血去描繪不可，這比什麼都重要的是決心。我們過去所缺少的，就是這決心。如果我要做一個偉大的日本人，我更必須是個堂堂正正的台灣人才行。」也被王昶雄刪除¹¹。

王昶雄指出：為了維繫「偉大的大和魂」等字句，並非原創，而是被日本當局無理、強制補入的。以及〈奔流〉原稿中，台灣人指責日本人「六成加俸¹²」的特惠條例是歧視台灣人；再則，台灣人譏罵日本人為「四腳仔¹³」的口頭禪，也全數被日本當局刪除¹⁴。

王昶雄將〈奔流〉不合時宜或容易誤解的文字逕行刪除，顯示他對皇民化時期發表的〈奔流〉有難言之隱，內心也十分介意與重視。

¹¹ 歐宗智〈殖民歷史的見證—談王昶雄〈奔流〉版本〉，《台灣時報》副刊，高雄市：台灣時報社，2012年9月25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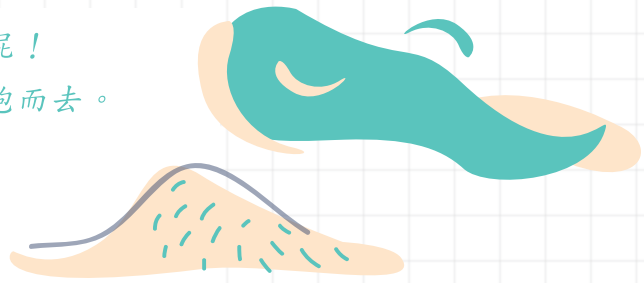
¹² 日治時期，在台灣的日本人除了享有同工卻更高薪的六成加俸外，另外還有各種額外的津貼，使得日本人在台灣享受諸多的特惠與特權；而台灣人則倍受歧視與壓榨。

¹³ 日治時期的台灣人稱呼日本人為「四腳仔」意思是「畜牲」。稱呼幫助日本人管理台灣人者為「三腳仔」，意思是「畜牲不如」。

¹⁴ 王昶雄〈老兵過河記〉《台灣文藝》第八十一期，台北市：台灣文藝雜誌社，1982年8月，頁58。

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是歷史的悲劇、錯亂的時空，所逼使出來的文學發展與產物必然複雜。再則，綜觀〈奔流〉對於「皇民意識」確實有所質疑，也敢於批判；當時，王昶雄能夠讓「林柏年」這個不肯屈辱於皇民化的「固執硬漢」在〈奔流〉登場，已屬難得與勇敢；因為在皇民化時期「抵抗皇民化」是要被「槍殺」的。特別是〈奔流〉的結尾，「我」走訪伊東春生未遇，從山崗上望見才三十餘歲的伊東春生已滿頭白髮，「我」仍試圖為伊東春生的皇民化做善意的理解；然而，「我」想痛哭一場的心情，卻充塞著胸膛。王昶雄寫道：

我忍無可忍，連呼著狗屁！狗屁！
從山岡上面，向著山岡下面奔跑而去。
然後，像小孩子似地奔跑。
跌倒了，爬起來再跑；
滑倒了，也爬起來再跑。
撞上了風的稜角，更加猛力地一直奔跑¹⁵。



這是王昶雄以〈奔流〉對伊東春生「皇民意識」的否定；然而「像小孩子跌倒了，爬起來再跑」，則意謂著台灣人的越挫越勇。由此觀之，誠如林瑞明所言：

「王昶雄的〈奔流〉或許不能符合『抵抗文學』的定義，但戰後一度被誤為「皇民文學」的〈奔流〉，絕對是『非皇民文學』¹⁶。」

¹⁵ 張恆豪編《翁鬧、巫永福、王昶雄合集》台北市：前衛出版社，1991年，頁63。

¹⁶ 林瑞明〈騷動的靈魂：決戰時期的台灣作家與皇民文學〉《台灣文學的歷史考察》台北市：允晨文化，1996年，頁331。

04 結論

1981年，文評大師葉石濤曾說：「王先生的小說〈奔流〉有他的寫實風格，不容懷疑，他所要表現的便是台灣民眾抵抗皇民化的意志¹⁷。」1989年，龍瑛宗提出：「現在，對〈奔流〉的評價有兩種，其一是『皇民化運動』中的御用作品。另一則是透過〈奔流〉裡的『我』來譴責台灣人的敗類伊東春生¹⁸。」由此可端詳〈奔流〉並非十足的皇民文學作品是有所本的；張恆豪亦指出〈奔流〉糾結在日本皇民化與非皇民化，這種兩極觀點，是「非文學性」在「社會變遷脈動中」的「民族意識問題¹⁹」1995年，許俊雅對於〈奔流〉這種皇民化、現代化，以及台灣人、日本人的混淆價值、複雜情緒，提出其文學上的解讀與觀點：



龍瑛宗，肖像

戰爭體制下的殖民地皇民文學有其複雜性，皇民文學的述作者，不見得就是心悅誠服的皇民作家，他們骨子裡可能埋藏著抗議的心思，以其立場的不堅定來評斷某一個作家皆有其局限，今日有不少作品必須進入作品核心，深入發掘其奧義，方能有一合理之了解與評價²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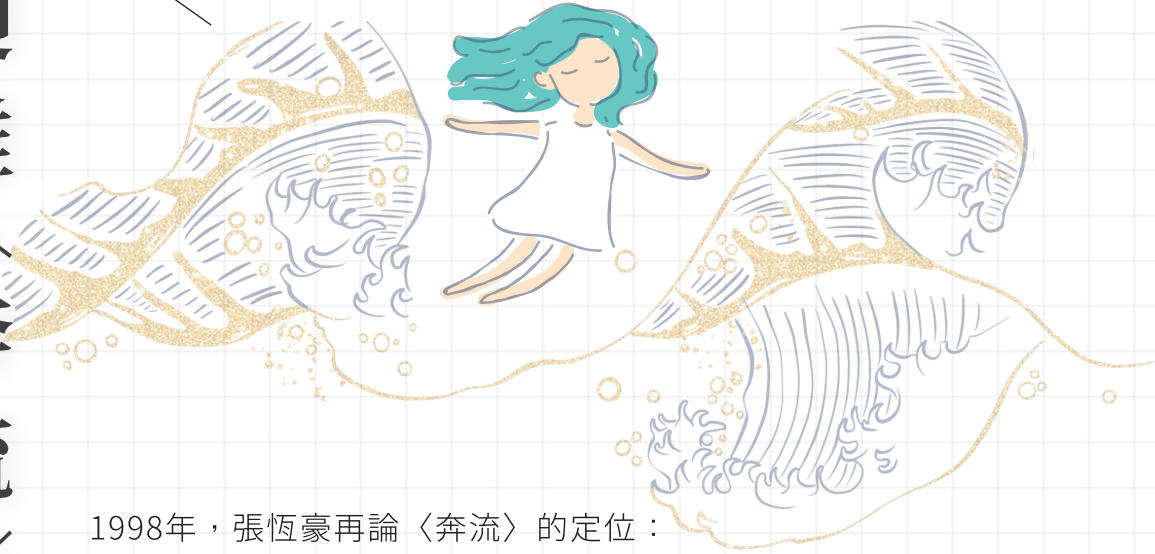
¹⁷ 葉石濤〈府城之星·舊城之月〉《寶刀集—光復前台灣作家作品集》台北市：聯合報叢書，1981年，頁99。

¹⁸ 龍瑛宗〈文學伙伴王昶雄〉《文訊雜誌》革新號第一期，台北市：文訊雜誌社，1989年2月，頁36。

¹⁹ 張恆豪〈三讀〈奔流〉〉同上註：《文訊雜誌》革新號第一期，頁109。

²⁰ 許俊雅《日據時期台灣小說研究》台北市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95年，頁125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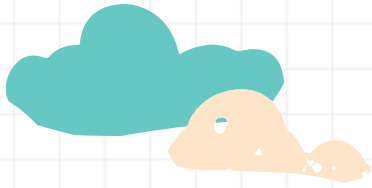
王昶雄〈奔流〉



1998年，張恆豪再論〈奔流〉的定位：
「王昶雄的〈奔流〉，是皇民化時代唯一的一篇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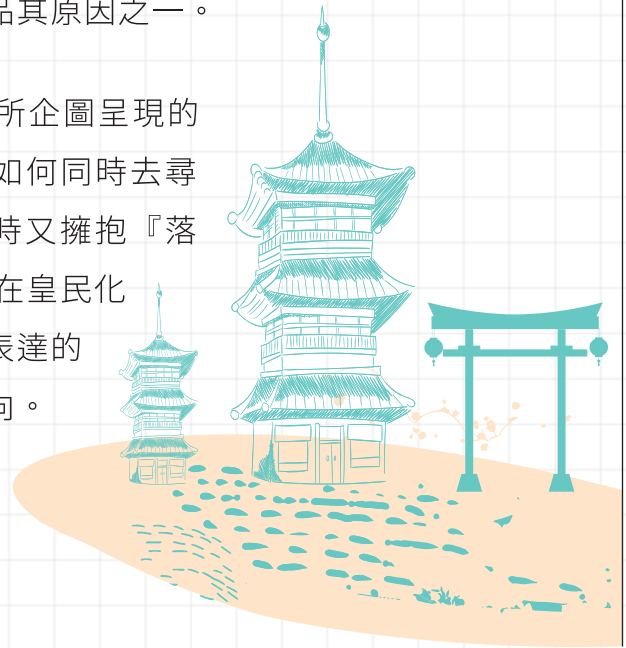
站在被殖民者的立場而寫的小說，冷靜地去揭露皇民化運動對於台灣人心靈的摧殘與迫害²¹。」2000年，許明珠指出〈奔流〉「略有爭議」的原因在於：「王昶雄關心的是現代化而非皇民化問題，不反抗殖民政權，但亦不可說認同皇民化政策。」許氏指出這兩種相對立場並存的原因：

〈奔流〉中的「我」可以跳脫出伊東春生為了要成為日本人那種苦惱，批判皇民化不合情理的偏差，但也由於現代化和皇民化在實踐場域上的重疊，某些理想、問題是相同的，所以「我」才能對伊東春生有著同情的瞭解。「我」各對其他二個角色，做了一番批判，有取有捨，取法現代但不表示走皇民化路線；否定傳統，追求現代化，不一定要皇民化，所以「我」沒有改日本姓名，將自己歸化到日本。避開皇民化運動所帶來自我意識的撕裂，客觀的以知識分子的眼光，面對時代的動盪、文化的衝擊，做一番權衡。外表看來，〈奔流〉肯定日本的成就，卻未曾抗拒身為台灣人的本質²²。



王昶雄透過〈奔流〉裡的「我」來譴責台灣人「伊東春生」為敗類，他不齒伊東春生以做為十足日本人的虛榮；他以「我」的自我反省，以及對台灣鄉土的愛不足與不實，進而去否定伊東春生的皇民思想。上述，便是王昶雄的〈奔流〉並非公認的皇民文學作品其原因之一。

2002年，呂正惠認為：「〈奔流〉所企圖呈現的『皇民化』難題，似乎可以化約為：如何同時去尋求『進步文明』的日本式生活，而同時又擁抱『落後』的台灣鄉土²³。」因此，〈奔流〉在皇民化與現代化的糾葛難題，是王昶雄想要表達的內心世界，也是他亟欲提供的省思方向。



²¹ 張恆豪〈反殖民的浪花—王昶雄及其代表作〈奔流〉〉《王昶雄集》台北市：前衛出版社，1998年，頁49。

²² 許明珠〈近代與傳統的權衡—我讀王昶雄的〈奔流〉〉《台灣文學》第171期，台北市：台灣文學雜誌社，2000年8月，頁28-37。

²³ 呂正惠〈皇民化與現代化的糾葛—王昶雄〈奔流〉的另一種讀法〉《殖民地的傷痕—台灣文學問題》台北市：人間出版社，2002年，頁67。

論 創作 自由。

2013年，楊乃雯指出〈奔流〉處於台灣文學意識成熟之後，甚至有皇民化文學之爭論，在台灣文學發展中，屬於不同年代、不同範式的歸鄉書寫；此時期作品均以日文書寫，主題在反對殖民強權。對於〈奔流〉解讀的說法迥異，有人說這是一篇皇民意識甚濃的作品，也有人說這是一篇站在台灣立場，訴說皇民化苦悶的寫實小說²⁴。然而「民族意識的問題」是其鷹架，其本意並非構築〈奔流〉為皇民文學，也非唱和大東亞共榮圈文化。

綜觀上述〈奔流〉版本繁多的歷史背景，可體現自由創作的珍貴；再經由上述多位學者對〈奔流〉的解讀與評論，可瞭解歷史發展的無常與無奈；正因如此，可以讓生長於民主時代的我們，更能體會在日本皇民化時期的台灣作家，他們創作的初衷與苦悶，及其心路歷程的糾結與煎熬；我們更應感佩他們跨越語言障礙的辛勤、艱難與貢獻。因此，巫永福曾說：「〈奔流〉反映皇民化運動的激流中，台灣人的苦難和辛酸。」對比現今的我們，更應該真心感懷前輩們的血淚堅持、付出奉獻，才能讓我們擁有自由創作的天空、自在筆耕的田地；深願我們以此自由自在，播種台灣文學之愛。

²⁴ 楊乃雯〈日據時代台灣小說中留日知識分子的歸鄉書寫——以陳虛谷〈榮歸〉、王昶雄〈奔流〉為觀察中心〉《人文社會學報》台北市：國立台灣科技大學，2013年9月，頁245～248。

版權說明

刊名：王昶雄〈奔流〉論創作自由。

作者：方濟高級中學 - 高健和 老師

出版公司：泰宇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：241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四段53號12樓

網址：<http://www.taiyuoo.com.tw>

電話：(02)2984-4865

傳真：(02)2986-4034

竭誠邀稿

為了讓學生有更好的學習課程，不論您是有獨特的教學經驗、主題課程，或是對教學議題具有精闢見解，歡迎將您的想法與全臺老師分享。

- (1) 來稿請附上真實姓名、作者簡介、聯絡電話、地址、e-mail
- (2) 投稿字數：2,000 ~ 5,000字為主，如能附上圖照更佳！

投稿方式

- (1) 可洽詢各校業務
- (2) 寄至241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四段 53 號 12 樓「學科三部」收
- (3) e-mail：service@taiyuoo.com.tw

授課橘 粉絲團

授課橘 TeachOrange



授課橘 網站

授課橘



93998A